

(二号首长)作者黄晓阳继《高手过招》之后最新力作

北
京
联
想
出
版
社

决战江湖

黄晓阳著

赌博是一门技术活

《二号首长》作者 黄晓阳华丽转身，
由官场转战赌场，

一贯细腻的笔触，一贯动人的故事情节，
一贯高超的智慧与谋略，一贯柔肠百转的爱恨情仇

演绎赌场江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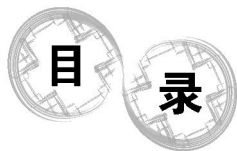
王跃文 | 肖仁福 | 许开祯 | 唐达天 | 魏剑美
洪放 | 阎真 | 褚兢 | 高和 | 浮石
等名家好友齐贺出版

汕头大学出版社

决战江湖

黄晓阳著

汕头大学出版社



第一章 赌马神童 / 001

没有任何一个赌徒敢拍胸脯说自己逢赌必赢,可冯万樽必须赢。他没有多少赌本,如果不小心输掉,就永远都没有机会了。他每天去赌场,不是去赌,而是去寻找赢的机会。

第二章 歧路亡羊 / 043

对于一个赌徒来说,一生可能会遇到许多失败,因为他所选择的人生的全部内容,就像硬币只有两面一样,正或者反,成功或者失败。一个稍稍经历失败便倒下的人,是绝对不可能成为赌徒的。

第三章 天外来客 / 089

冯万樽是一个职业赌徒,他跟普通赌徒的不同之处,正在于他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赌博哲学和赌博原则。他的赌博哲学,第一条就是绝对不会一次将所有的赌本全部投进去,第二条是永远不向欲望和其他干扰原则的因素妥协。

第四章 黑道风云 / 146

以前,冯万樽之所以在黑道上行走,那是被命运逼迫,经历了如此之多的变故,他也彻底醒悟了。何况,以前遇到的难题目前全已化解,自己的未来已经是云开雾散,一片晴朗。既然有阳光大道可走,他为何还要继续走夜路?

第五章 马神出世 / 221

李曼君同意这种说法,冯万樽所赌的并不是运气,而是他的才识、理性、经验以及此前所进行的周密准备。赌博对于他来说,是一门科学,一门艺术,而他则是灵活运用这门科学和艺术的大师。

第六章 美好时光 / 272

然而,正是这种平静之中蕴涵着无穷的幸福和快乐,越是仔细品味,越是妙趣无穷。他真想日子永远这么过下去,可现实非常残酷,新的赛季即将开始,他们不得不结束这次浪漫之旅。

第七章 高峰体验 / 302

处于这种状态的冯万樽,应该难以赢得马赛的胜利。可谁都无法理解的是,不知是他的赌运奇佳,还是这种半醉半醒让他达到了最佳状态,这段时间,他逢赌必胜,几乎没有出现过太大的错误。

第八章 多事之秋 / 360

可是,冯万樽无法冷静。最近一段时间以来,他有一种强烈的冲动,想制造事端,如果他能有办法令这个世界发生一场超级大地震,相信他早就已经开始行动了。他之所以在一匹三岁新马身上用完了三个月的计划,也正是这种失去理性的结果。

第九章 传奇终结者 / 414

夜幕降临,两个女人仍然留在一望无边的坟茔丛中。断断续续的哭声在香港的夜空中传播。天上的星星一颗接着一颗跳出来,眨着眼睛,看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、爱恨情仇,一言不发。

第一章 赌马神童

没有任何一个赌徒敢拍胸脯说自己逢赌必赢,可冯万樽必须赢。他没有多少赌本,如果不小心输掉,就永远都没有机会了。他每天去赌场,不是去赌,而是去寻找赢的机会。

1

冯万樽跪下来,将鲜花摆在墓碑前。

墓碑是崭新的,上面刻着奇怪的墓志铭:赌博就是人生。

冯万樽没有泪,嘴唇咬得紧紧的,挺拔的身子跪在那里,就像一座山堆在另一座山前。

紧挨着冯万樽跪着的萧厚昆却哭成了泪人。

冯万樽对着墓碑磕了三个头,站起来,看了一眼萧厚昆,心想:是你死了老子还是我死了老子?他没有安慰萧厚昆,向旁边走了几步,那里有另一块墓碑,墓志铭上写着:这里长眠着一位赌徒之妻。这个墓志铭是母亲坚持要写上去的。那年,冯万樽才只有十五岁,在当时的他看来,这句话是母亲留在世上最后的忠告,也是一句咒语。可是,五天前,父亲在一场豪赌中死去,冯万樽从他的遗物中发现了另一句墓志铭,使得母亲的那句话不仅没成为咒语,反倒成了一种炫耀。

仪式结束,所有参加仪式的人,就像退走的潮水一般,瞬间走开了。这些



人一部分是父亲的亲戚，还有一部分是父亲的崇拜者，当然，更有一些人，很可能是父亲的手下败将或者仇人。几乎所有参加仪式的人都知道，一代澳门赌圣冯良开走的时候，背着一身沉重的债务，这笔债到底有多少，没有人说得清楚，包括冯万樽，也是一头雾水。

赌博就是人生。父亲说得没错，世态炎凉，总是在关键时刻，人情薄得像一张纸。

冯万樽向汽车走去，萧厚昆抢先一步走近汽车，拉开右边的车门，站在那里等着冯万樽。他刚才哭得肝肠寸断，现在还能开车吗？冯万樽很想问他，又懒得张口，只是将钥匙掏出来，扔给了他。

萧厚昆坐进驾驶室，启动汽车，他竟然不问冯万樽想去哪里，自顾自地开到了一间酒吧前，冯万樽精神恍惚，甚至连街道和酒吧名称都没有注意，只知道是进了一间酒吧。他觉得奇怪，萧厚昆竟然知道他此时需要喝一杯酒，真是神了。

萧厚昆给冯万樽要了一杯威士忌，自己要了一瓶啤酒。冯万樽端起那杯酒，一口干了，萧厚昆目瞪口呆，伸出手，似要制止他，却又在最后一刻收回了手，并且举起来，向酒保要了第二杯。冯万樽端起来，正要喝的时候，一个穿黑西装打领带的男子走过来，面无表情地对他说：“你，跟我走。”

冯万樽此时抬眼看了看这人，第一感觉是，哇，好高，和自己相比，大概不会矮，却比自己壮实很多。冯万樽想问的话，萧厚昆帮他问了：“你是谁？”

黑西装一脸恶相，对萧厚昆说：“闭上你的嘴，没你的事。”

萧厚昆从这个人的神态上感觉到了不友好，对冯万樽说：“你不能去。”

冯万樽此时已经站起来，准备随那个人走。萧厚昆一下子夹在他们两人中间，也要跟过去。黑西装转过身来，一把抓住萧厚昆的脖子，两只手的手指甲用力捏着，萧厚昆痛得要命，却又叫不出来。黑西装说：“小子，如果不想他有麻烦就听话点。”

冯万樽将萧厚昆从黑西装手里拉出来，对他说：“你等在这里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”

萧厚昆干呕了几下，然后凑在冯万樽耳边，小声地问：“要不要报警？”

黑西装似乎明白他在说什么，指着萧厚昆的鼻子说：“你不想住进墓地



的话,就老老实实待在这里,什么都别干。”

冯万樽跟在黑西装后面向外走的时候,才意识到,这间酒吧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起了变化。他和萧厚昆进来时,这里分明有好多人,可就在此刻,整个一楼,除了一两个工作人员,竟然空空荡荡。他跟在黑西装后面,走出了门,正门口停着一辆加长林肯房车。只要看一眼车号,全澳门人乃至整个香港,都认识这辆车,知道其主人是澳门赌王胡老虎。在父亲的葬礼上,冯万樽见过这辆车,这辆车出现在公墓时,所有人全都低低地惊呼了一声。甚至有人说,胡老虎能出席,冯良开也算风光结局。作为死者唯一的儿子,冯万樽自然要表示感谢。他走上前去,胡老虎和女儿胡超女各自捧了一大束花,正向冯良开献花。冯万樽以西方礼节,分别与胡老虎以及胡超女拥抱。他原以为胡老虎会假惺惺地说几句安慰的话,可实际上,他一言未发。

难道是,现在要见自己的是胡老虎?想一想,在澳门,胡老虎有影子总督之称,他如果不点头,没有哪一位澳门总督能坐稳屁股下面的椅子。这样一个咳嗽一声澳门就要地动山摇的人物,就算和父亲是至交,也不会屈尊接见自己这个毛孩子吧?

跨上汽车,里面果然没有胡老虎,只有一个胖胖的笑面虎一样的中年男人。

冯万樽刚刚坐稳,车门就从外面关上了,汽车立即启动,向前驶去。笑面虎并没有说话,冯万樽也懒得开口,甚至懒得看一看外面。汽车最后停在一个地下停车场,坐在副驾驶上的黑西装过来将车门打开,笑面虎才说了第一句话,他说:“冯世侄,请。”冯万樽看了他一眼,跨下车。此时,车外早已经站了两排黑西装,每个人的脸都像被定型药定型了一般,毫无表情。冯万樽与笑面虎拉开半个身子的距离,跟着跨进电梯。那显然是一架特殊的电梯,或者说是一架直达电梯,按键板没有楼层显示,中间也没有任何停留,直接到达目的地。

跨出电梯时,门口又有两排黑西装。接下来,冯万樽被领进了一间很大的屋子,刚进去时,冯万樽甚至误以为里面是空的,后来才发现,屋子中间有一张硕大的办公桌,胡老虎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的时候,他竟然觉得那个画面很可笑,或者说很滑稽。那张硕大的办公桌,将胡老虎衬托得非常渺小。

胡老虎穿着一套白色的西装,但显然不是出席父亲葬礼的那套。这一套显得更白些,领带也变了,由暗红变成了鲜红。他从办公桌后绕了一大圈,才走到了冯万樽的面前,颇有些夸张地拉着冯万樽的手,说:“樽世侄,没有事前打招呼,就把你请到这里来,实在是有些事情必须和你谈谈。”

冯万樽说:“胡世伯,但说无妨。”

胡老虎拉着冯万樽的手,吩咐手下给冯万樽倒点饮料,然后走近沙发,拉着他坐下来。一名黑西装端着一杯酒递给冯万樽,另一名黑西装将一杯酒递给胡老虎。胡老虎对冯良开的逝世表示了一番慰问之意,然后吩咐手下:“把那件东西拿过来。”

笑面虎走近胡老虎的办公桌,拿着一张纸,走到胡老虎面前。胡老虎说:“给樽世侄。”

冯万樽接过那张折叠的纸,打开一看,顿时惊了一下。这是一张房契,正是他家的房契。冯家在澳门属于旺族,父亲冯良开是冯家的小儿子,可这个小儿子不争气,从小喜欢赌博。后来,冯家决定,将这幢房子送给冯良开,从此不再认他是冯家的后代,算是脱离了关系。这是冯家很多幢祖屋的一幢,也是最寒酸的一幢,与冯家大屋并不在一个区。冯良开就是在这幢房子里结婚的,冯万樽也是在这幢房子里出生的。房契到了别人手上,显然与父亲的死有关。冯万樽看了一眼,按原样叠好,小心地放在面前的茶几上。

胡老虎捻着无名指上一颗硕大的祖母绿戒指,斜眼瞅了冯万樽一次,又一次,问:“你不好奇这东西怎么在我的手里?”

“好奇能解决什么?”冯万樽轻轻地反问了一句。

胡老虎显然想等他说下去,可他没有,只是平淡地坐在那里。胡老虎招了招手,说:“那好,我满足你的好奇心。”笑面虎再一次走上前来,手里拿着一盒老式的盒装磁带,交给胡老虎。胡老虎接过磁带,递给冯万樽,说:“这个给你。”

冯万樽伸手接过,站起来准备离开。那几个黑西装突然显得异常紧张,一下子围到他的身边。胡老虎说:“樽世侄,别急着走嘛,我们再谈谈。”冯万樽坐下来,仍然不说话。

胡老虎再次招了招手,笑面虎第三次走到胡老虎面前,这次递上来的又



是纸,只不过不是一张,而是一沓。

胡老虎并没有打开那沓纸,也没有将纸递给冯万樽,而是说:“我第一次见樽世侄的情形,樽世侄一定不记得了。”冯万樽以极其平静的神态望着胡老虎,没有任何动作、表情以及声音。胡老虎见他没有回应,便按照自己的方式说下去。“那时候,给你做满月酒。我从你母亲手里抱过你,把你举起来。可你一点都不客气,小鸡鸡一翘,竟然朝我脸上撒了一泡尿。”

冯万樽不知是得意还是羞愧地笑了笑。才一个月大的自己,竟然往这个大人物的脸上撒了一泡尿,这确实太惊世骇俗了。

胡老虎接着说:“你好像还有一年多才大学毕业吧?你有什么打算?”

冯万樽说:“可能去澳大利亚留学,不过还没有定。”

站在一旁的笑面虎说了第一句话。他说:“恐怕你去不了,你得替你父亲还债。”

胡老虎立即制止了笑面虎,说:“没问题,你想去哪里留学都没问题,有世伯我呢,你什么都不要担心。”

这几天,冯万樽一直听到人们谈论父亲的债务,但父亲到底欠了多少债或者欠了谁的债,他是一点都不清楚。既然笑面虎主动谈起债务,那就说明,胡老虎应该很清楚这件事。冯万樽一再请求胡老虎告诉他真相,胡老虎一再表示,那点债务根本不是问题,他和冯良开既然是兄弟,兄弟的债务,自然也就是他的债务。因为冯万樽坚持要弄清楚,胡老虎才颇有些不情愿地将手上的那沓纸交给冯万樽。

这是一些借据。借据的内容全都是电脑打印的,甚至包括所借金额,也是电脑打印的,只有最后的签名和日期是手写的。冯万樽脑子里有某根弦动了一下,嘣的一声响。他第一意识是,这是假的。赌棍、赌鬼或许会在赌桌上借钱,但父亲绝对不会,因为他是赌徒。赌徒会将每一场赌博当做人生来经营,开赌之前,会有极其详明的计划。这个计划中永远不可能有借赌资这样的科目,因为他们会将自己的赌资安排得极其科学和缜密。父亲到底有多少家产,冯万樽并不清楚,他也从不过问,但即使一无所知,却也能够推想,父亲不应该靠举债度日。不说父亲是享誉全球的赌圣,就是冯万樽的赌马神童名头,那也不是凭空得来的。他五岁就出入马场,九岁赢得第一个三T大奖。

到十五岁母亲去世时，他已经赢得两个三T，其他独赢、连赢等奖项不计其数。澳门的赌马没有香港那么火爆，奖金也少得多，可冯万樽所获得的奖金，至少也有二千万之多。当然，冯万樽也想到一种可能，父亲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，很可能输红了眼，完全背弃了一个赌徒的原则，不仅孤注一掷，而且几近疯狂。否则，根本无法解释房契怎么到了胡老虎的手中，以及这么多借据的存在。

胡老虎解释说：“樽世侄，你千万不要误会。这些借据，还有那张房契，是我从债主手里收来的。你父亲是我的兄弟，现在他已经是古人，这是我唯一能替他做的。”

冯万樽挥了挥手中的借据，问道：“有多少？”

笑面虎说：“房子一千二百多万，借款一千八百多万，总共三千一百多万。”

“阿能。”胡老虎以严厉的口气制止了笑面虎，又转向冯万樽说，“小事，这是小事。这点钱我还拿得出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我今天把你叫来，只想告诉你，你父亲虽然辞世了，但你不用担心，还有胡世伯呢。”然后，他指着笑面虎对冯万樽说：“他是阿能，你可以叫他能叔，他是替我做事的。以后，有什么困难，你只管对他说，他会帮你搞定的。”然后，他又对笑面虎说：“阿能，你送送阿樽。以后，阿樽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你听清楚了没有？”

笑面虎低眉低眼地说：“是，老板。”接着对冯万樽说：“樽世侄，我送你出去。”

冯万樽站起来，礼貌地向胡老虎告别，然后跟着笑面虎向外走。走到门口时，笑面虎说：“你知道，中国人说，父债子还。如果我是你，就不读什么大学了，过来替胡叔看场子顶债。”

冯万樽的脑子飞快地转动了一下。胡老虎和笑面虎会不会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，在自己面前演双簧？以胡老虎对自己的那股亲热劲，借给笑面虎几个胆子，他也不敢对自己变脸吧！要自己替胡老虎做事，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。

冯万樽说：“能叔，你放心。我父亲欠下的债我来还。”

笑面虎说：“你还？你怎么还？那可是三千万。把你杀了卖肉也卖不出几个钱。”



“那是我的事。”冯万樽说，“总之，请你给我一年时间，最多一年，我保证还清。”

笑面虎说：“一年？你开玩笑吧？按照道上的规矩，月息百分之十，一年时间，这笔账就变成六千多万了。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，接受我给你的建议，那样大家都好交代。”

冯万樽说：“那至少也要等一个月以后。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我的脑子完全是乱的，根本没有时间思考。”

笑面虎说：“那好，我就给你一个月。不过，你可别想和我玩花招，我会派人保护你的。”

胡老虎的林肯房车再次将他送回了那间酒吧。冯万樽并没有走进去和萧厚昆会合，而是走到旁边的一家商场，找到一台取款机，将自己的银行卡插进去，查询了一下余额，只有二十多万。一年之内，将二十多万变成六千多万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。就算那幢房子自己不再赎回来，仅那笔债务，一年之后也会变成近四千万。要想和胡老虎不再有牵连，只有一条路可走，那就是回到赌场。

回到酒吧，萧厚昆仍然坐在那里，显得坐立不安。见到冯万樽时，萧厚昆大大地松了一口气，问了一大堆话。无非是他们是谁？没有把你怎么样吧？我看到那辆车了，是胡老虎的车，你见到胡老虎了？冯万樽懒得回答他，只是说，他想一个人静一静，这些天，他不准备去学校了，让萧厚昆帮他继续请假，然后走出去，自己驾车回了家。

这个家已经不是他的家了。他已经精疲力竭，全身一点劲都没有，走近沙发边，他便向那里倒下去。身子被什么梗着，很难受。他稍稍转动了一下，还是有东西梗着，将手伸进内衣袋，掏出的是那盒录像带。这种带子需要那种老式的录放设备，他还真不知道去哪里找那种设备。他随手扔在一边，然后躺在沙发上发呆。

父亲死了，死在赌台上。这或许是一个赌徒最好的结局，就像将军死在战场上一样。

父亲死得突然，没有留下任何遗言，倒是母亲临终前的一番话常在他耳边回响。母亲是因为车祸去世的，送到医院时，感觉还好好的，没料到最后那

天突然就不行了，临终前，她叫着他的英文名：“泰戈尔，听妈咪的话，你发誓永远不赌，好吗？”

永远不赌，他从前确实这样想。为了母亲，他决定做一个普通人，过普通日子。因此，他发愤读书，考上了澳门大学哲学系，他希望自己将来成为一名学者。同时，他还修了第二学位：电脑。他希望自己将来通过电脑专业安身立命。离大学毕业还有一年时间，他现在遇到了一生中最大的难题。那些借据在他的面前不断出现，他如果要替父亲还清这笔债务，只有一条路可走：赌。从法律意义上说，父亲去世了，他所留下的债务也随之了结。可是，社会是一个盘根错节的组合，并且被各种各样的势力集团盘踞着，有些人是不在乎社会和法律的，他们可以超越法律存在，甚至可以左右法律的制定和执行。退一步说，就算那些人不找他的麻烦，他想继续完成学业的话，也需要一大笔钱。

看起来，他的面前似乎只有一条路。

此时的冯万樽，脑中隐隐还有一种想法：父亲的死十分可疑，作为儿子，他是不是应该查明真相？可是，查明了真相又怎么办？替父亲报仇？他只有一个人两只手，怎样才能报这个仇？他有意不去想这个问题，只希望完成母亲的遗愿，永远做一个普通人，过普通人的日子。

这个夏天出奇的热，在沙发上躺了一会儿，浑身冒出了许多汗，衣服都已经湿了。他不想动，也不准备去开空调。那是需要钱的，如今他是能省一分是一分。

天黑了下來，冯万樽仍然躺在沙发上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他也懒得动一下。

门铃突然响起来，在寂静之中，听起来异常刺耳。冯万樽稍稍动了动，仍然那么躺着，没有理会。很快，外面传来萧厚昆的叫声。萧厚昆显然不放心他，所以过来看看。能有这样一位同学加朋友是他的福气。

当萧厚昆帮他操持父亲的葬礼时，冯万樽已经拿定了主意，以后要离萧厚昆远一点。自己是个不祥的人物，不能连累朋友也受害。

赌！他突然下定决心。

接下来的十天里,冯万樽干了两件事,一是卖掉了自己的汽车。那辆丰田车是他考上大学时父亲送给他的,用了两年多时间,已经卖不出价了。可他需要赌本,能卖一点是一点。第二件事便是跑遍了澳门所有的赌场。

没有任何一个赌徒敢拍胸脯说自己逢赌必赢,可冯万樽必须赢。他没有多少赌本,如果不小心输掉,就永远都没有机会了。他每天去赌场,不是去赌,而是去寻找赢的机会。世界上所有赌场老板都对赢的几率精确计算过,他们不会将更多赢的机会留给赌徒,同时又要给他们之中的某些人以赢的机会,这样才能吸引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投入。在这十天里,冯万樽知道自己一直被人跟踪着,他也懒得理会那些人,他们喜欢跟,就让他们跟去。

到了第十一天,冯万樽决定到公海去碰碰运气。

澳门被称为东方赌城,其赌博场所并不仅限于岛上,后来由岛上发展到了海岸,接着便是公海之上。澳门的公海赌业,与两个人有关,一个是叶汉,一个是叶德利。这两个人都曾是胡老虎的朋友,他们一起从前任赌王傅老榕手里夺得澳门赌牌,成为澳门的新一代赌王。而澳门赌业的利润太丰厚,谁都想多占一些,叶汉后来便与胡老虎闹出了矛盾,最终反目成仇。为了在澳门赌场分一杯羹,叶汉便买了一艘船,停在公海上,开起了海上赌场。这艘赌船停在公海,不受任何国家的法律约束,澳门虽然严格控制赌业,却也对此无可奈何。胡老虎见叶汉的赌船抢走了很多生意,便依法炮制,弄了一艘更豪华的赌艘船停泊在公海上。后来的几十年间,公海的赌船越来越多,最高峰时达到十几艘之多。海上赌船也因此成了澳门赌城之外的一景。

冯万樽走上的那艘赌船取名为东方夜巴黎,是所有赌船中效益最好的一家。

这艘赌船靠近公海上一座无名小岛,靠岛的目的主要是避风,以免海风和涨潮对赌具产生力的作用,直接影响到赌博的公平。至于停在公海,当然是因为这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了。正因为如此,公海上的赌船通常都是集赌



博、娱乐和休闲于一身，一艘海上赌船的各种设施以及服务，绝对超过任何一家五星级酒店。

来这种场所赌博的人，通常都是一些豪客，他们一掷万金。对于这些豪客来说，赌博并不是他们单纯的目的，更多的时候，他们是来享受那久已绝迹的皇上般的待遇。赌博紧张刺激，从赌台上下来，无论是赢了钱还是输了钱，男人们通常都想找女人放松一下。赌船老板针对这种特点，在赌船上安排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小姐，这些女人全都穿着比基尼，让自己的皮肤露得尽可能更多。她们站在甲板的两边，以一种焦渴且热情的姿态，注视着从自己面前走过的客人。客人从两排小姐面前走过，就像从喷着奇异香味的肉林中穿过，尤其那些乳房特大号的女人，胸前就像安有两门大炮，两颗肉弹随时都可能冲腾而出。到这里来的男人们，与其说是来赌博，不如说是来享受不同肤色、不同种族、不同兴趣爱好女人的。

走上这类场所的人，通常都腰缠万贯，因此，他们的年纪往往比较大，带着保镖前呼后拥。像冯万樽这类客人出现在这种赌船上，是极其引人注目的。一来因为他相貌十分出众，遗传基因中有着东方和西方两种不同的血统。二来他非常年轻，只不过二十来岁。三来他是独自前来的，没有任何跟班。首层甲板上千姿百态的美女惯于在酒色场中打滚，早已经养成了一双锐利的眼睛，只要往客人身上瞟一眼，便能将其含金量估算个八九不离十。冯万樽出现时，她们自然也都观察过一番，得到的结论并不出乎意料，别说她们这种训练有素的人，就算是普通人，也能一眼看出，他不是那种将钱当擦屁股纸的主儿。因此，除了有几名小姐抛抛媚眼、挺一挺奶子外，基本没有多余的动作。

对于这些绝色美女，他视而不见，办好了登记手续，直接进了自己的房间，将简单的行李往房间里一放便下了赌场。

各种赌博方式中，轮盘赌是能吸引最多赌客的一种，赌徒们围在一个大圆盘四周下注。这个大圆盘被等分成三十六格，分别编上号。赌客下注的时候，将筹码下在自己所信任的号格内，然后轮盘转动，轮盘中有一颗珠，最终停在哪一个号格，则投注这个号格者赢。轮盘赌下注可大可小，随个人的喜好。若输，则输掉自己所下的注码；若赢，庄家按赌客所下注的三十六倍赔



付。早期,一些庄家往往设置机关控制轮盘,将中奖圆珠开在押注最少的号格中。但赌业竞争激烈之后,赌场多了起来,如果赌徒觉得某一家赌场有失公平,便不会光顾。如此一来,庄家便不敢再玩手段了。

这就是冯万樽在澳门岛上找不到必胜的机会而跑到公海上来的原因。他是一个技术派赌徒,从来不相信运气,而只相信自己的胆识、眼光和智力。他很清楚,自己要想在短期内赚大钱,只有一种途径,那就是赌场老板操纵赌局,而自己又将其识穿,然后将计就计。

他以极小的赌注在这里消磨了好几个小时,结果真的发现东方夜巴黎的轮盘赌有一定的规律可循。但是,他认真琢磨了好长时间,也没有弄清庄家操纵的手法。既然弄不清庄家出千的手法,就一定不能贸然行事,否则,只要庄家一出手,要取他那点赌本,真比探囊取物还容易。

眼看自己待的时间够长了,肚子开始向他抗议,他便走出了赌场,来到餐厅。

餐厅在赌船的顶层,这里聚满了刚从赌场上来的豪客,他们满面倦意,却又兴趣盎然。如果冯万樽不是还记得其中几个人的面孔,简直不敢相信这些人几分钟前还赌得昏天黑地。此时,他们正怀抱着美女,耳鬓厮磨,好一幅温情画卷。

“先生,需要什么饮料吗?”服务小姐热情地迎上来。

“噢,先给我来一壶茶吧!”

他点食品的时候,茶已经上来了。冯万樽端起茶杯喝了一大口,将茶杯放在桌上,看着面前的饮食男女,思绪飘离了这艘赌船。昨天,他还是澳门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,未来的高学识人才。可是一眨眼间,他变成了一名赌徒。人生有时候真的很像是一场戏。

他不知不觉地喝干了杯中的茶,然后自己续水。他太专注于沉思,没留神杯中的茶水倒满了,从杯的边沿漫出来,流到了桌上。他连忙放下了茶壶,又专注于自己的思考。庄家到底是怎样出千的?按说,只要庄家出千,他是一定可以找到破绽的,否则,他就不能算是一名赌徒。可这次,庄家的手法似乎太特别了一些,让他摸不着头脑。不行,他一定要将这种规律找出来。他不仅要替死去的父亲还清那笔债务,还要为自己完成学业赚到一笔钱。

“先生，你要的牛腩粉。”服务小姐将他的食物送了上来。

冯万樽的思绪回到了面前的餐桌上。他拿起筷子，正准备吃的时候，目光无意中看了一眼面前的那杯茶。他很快发现，那杯茶并不满，上层的水线离茶杯边沿有一两毫米。奇怪，他刚才续水的时候茶水明明漫出了杯沿，现在怎么会浅下去呢？他再仔细看了看，结果发现，水面与杯沿并不平行，靠近他坐的这边，茶水刚好是平了杯沿的。

原来是桌子不平！

吃过食物，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夜已经深沉。冯万樽站在窗前，看着面前的大海。此时，大海显得非常宁静安详，海面上似乎连一点风也没有，许多星星挂在天幕上，一闪一闪的，像一群潜游在海中的鱼儿。窗口的下面传来海浪轻轻拍打船体的声音，听起来像一首摇篮曲。

倚窗而立的冯万樽思绪万千。他在想自己的人生，想轮盘赌，想自己必须在短时间内弄到的那笔巨款。只要他参透了庄家出千的手法，就一定能够以小博大。他手中只有三十余万元，那是他的全部家产。在这艘赌船上，每天的吃住至少得消费三千元。他不可能花太多的时间研究，必须尽快找到方法。

不行，实在太困了，脑袋不太好使，还是早点睡吧，让睡眠来将脑袋清空，那样才有利于思考。冯万樽躺到了床上，尽管困意如山，却睡不着。今天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，明日复明日，到底哪一天才能解决呢？他可没有更多的时间在这里耗下去。越想心里越烦，他干脆从床上爬起来，走到窗前。这是一个宁静的晚上，他的面前是奔腾咆哮却又宁静得如在母亲子宫里的婴儿一般的海水，是海平面上无声无色却又景象万千的月亮和星星。在这样一个夜晚，如果能够有一位绝色佳人相伴，那该是人生快乐的极致吧？然而，这样的人生能属于像冯万樽这样的人吗？

“笃笃笃。”有人敲门。

这么晚了，会是谁呢？

冯万樽拉开房间门，见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站在门外，浑身上下被一种浓浓的香气包裹着。他还没来得及询问，那个女人侧着身子准备进入。她侧身行动的方式非常奇怪，面向着他这边，而且似乎故意挺着胸，胸前那高耸



的部分从他的手臂上擦过,让他顿时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。

“对不起,小姐,你有事吗?”

“噢?不是你打电话叫我来替你按摩的吗?”

“按摩?打电话?”冯万樽被弄糊涂了,“我没有呀!”

“这种事大家都喜欢的,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嘛!”女郎说着,挽起了他的手,且故意将奶子搁在他的身上,有意无意地在那里蹭着。“上帝造女人,造得这么美轮美奂,就是准备让男人享受的。你说是不是?”

有时候,冯万樽也认同她后面所说的那句话,更多的时候,他还是希望那种刻骨铭心的爱情,那种平等的相敬如宾。无论是逢场作戏,还是相敬如宾,那种水乳交融确实是人生的一大享受。想到这一点,冯万樽便开始心驰神往。转而一想,一个穷光蛋是没有人生好享受的,任何人如果想有那种水乳交融,就一定得付出。或者付出感情,或者付出金钱,两者都极其昂贵。此时的冯万樽既付不起金钱,更付不起感情。

让女人见鬼去吧!他狠狠地推开了面前的女人,非常克制并冷冷地说道:“对不起,我没有兴趣,请你离开吧!”

女郎又纠缠了一会儿,见冯万樽是真的不想,便吃惊地问道:“你性无能?或者是同性恋?”

这话令他愤怒,他真想大声对她说:“你他妈再在这里啰唆,我就从窗口将你扔下海去。”但他没说。他是一个注定不会对女人动粗的男人。“请你出去好不好?我很烦,我恨不得杀人,你知道吗?”

最后那句显然起了作用。女郎立即向外走去,且一边说:“既然你不希望,就应该亮起‘请勿打扰’灯。那样,自然就不会有人来找你了。”

亮起“请勿打扰”灯?进门时,他确实曾经想过。同时,又觉得那无异于向全世界宣布,自己正在做着什么。那些带着小姐回房间的访春客,第一件事便是亮起那盏灯吧?生活中的许多逻辑真是奇妙而又有趣。你亮起那盏灯,或许是向全世界宣布某件事,但如果不亮那盏灯,则又是向某一部分人传递着期待的信息。而实际的情形,很可能像目前的他一样,既没有干某种事,也丝毫不期待。

大哲学家尼采的一番话,后来被人归纳为一句话:存在的就是合理的。

冯万樽更进一步发挥说,任何存在都有其内在的逻辑,只是这种逻辑一时之间没有被我们发现而已。就像那杯水,并没有完全倒满,却漫出了杯沿,是因为桌子不平。

或许应该喝点什么。他转身走向酒柜,倒了一杯酒。因为思想不集中,酒瓶没有对准酒杯,透明的液体漫出酒杯,撒落在地板上。那些落在地面的液体并没有停留在一处,而是沿着一个方向流去。

原来,不是桌子不平,而是地面不平。

奇怪,地面怎么会不平呢?自己并不是在地面上,而是在海上。中国之所以有“水平”这个词,是因为水面永远都是平的,人们甚至因此造出水平仪,用以衡量某一物的水平度。海和湖固然不同,海中无风三尺浪,力量之大令人惊讶。但是,对于一艘足够吨位的轮船来说,这种力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,而这艘赌船为了平稳,停在小岛的避风处,四周的海浪很小,此时的海面是平的。既不是桌子不平,也不是地面不平,而茶杯中的水却会斜向一边,地面上流动的酒也会固定流向一个方向,什么原因?

这里面肯定有特殊的科学,而科学也往往是赌场必胜的法宝。

因为海浪吗?似乎不是,自己丝毫没有感受到船的颠簸,即使有颠簸,其力量也应该向几个不同的方向发散,而不是固定的方向。

突然,他的脑中冒出了一个词:潮汐。

第二天一早,冯万樽乘赌船为接送赌客而准备的快艇回到了澳门,然后一头扎进了图书馆。

在其后的整整一个星期里,冯万樽跑了许多家图书馆,也请教了学校里的一些教授专家,还去网上进行了一番查询。诸多努力,总算解开了他心中的疑团。原来,人们所说的海平面并不是水平的,随着潮水的涨退、风向的改变等各种自然因素的变化,海平面会出现轻微的倾斜。这种倾斜太小,不会产生太大影响,所以人们通常都不会留意。然而,这种轻微失衡很可能影响海上轮盘,圆球停在轮盘底位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停在其他位。如此一来,将注码投在底位,获胜的机会就远远大于三十六分之一。这一点,或许连赌场老板都不知道吧?也就是说,并非东方夜巴黎的老板出千,而是潮汐在决定着赌局的结果。